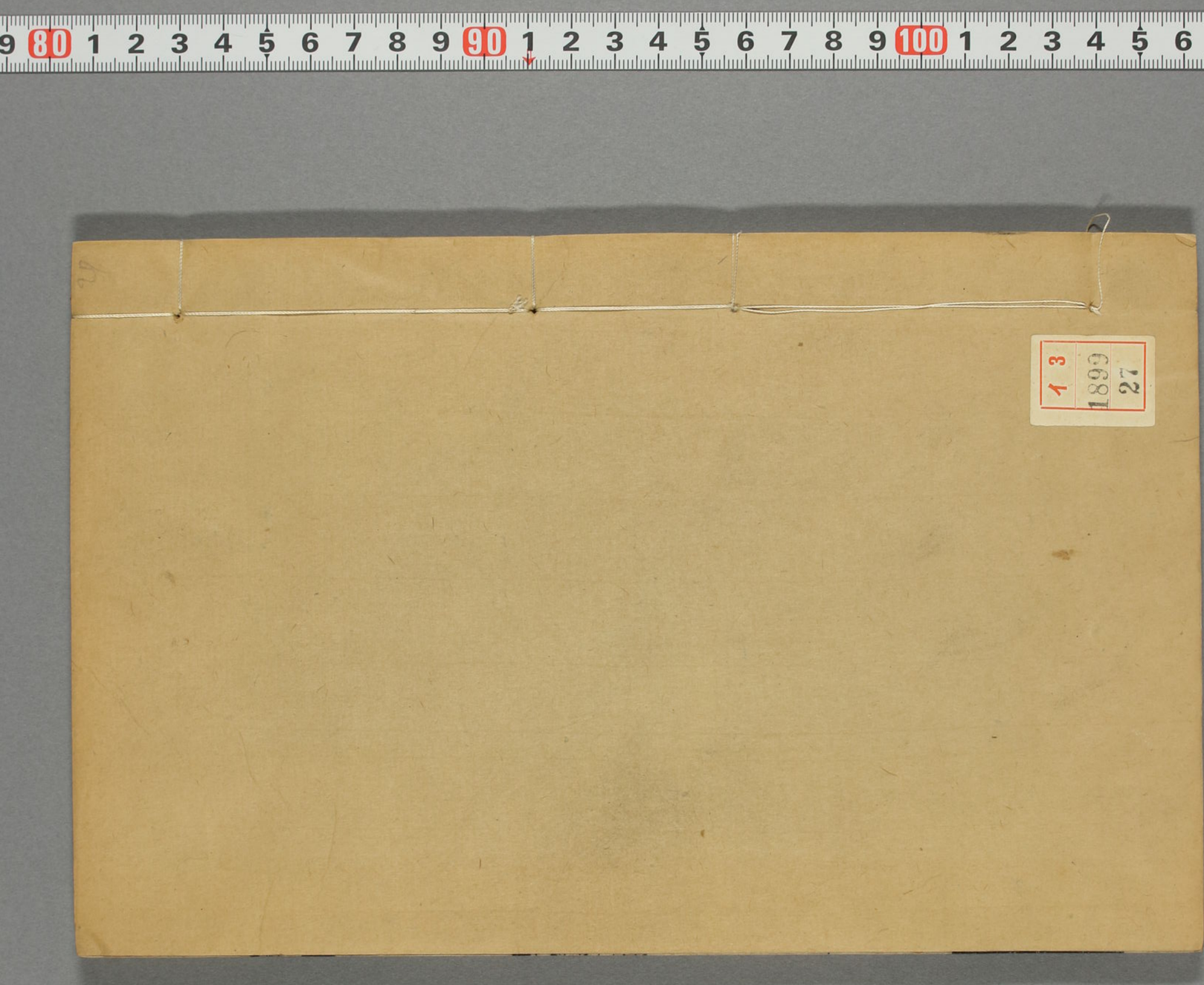

1 3
1893
27

門 イ8
1899
卷 27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清廉

清廉 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廉斂也自檢斂也 釋名

不貪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襄十五 卜

幅利 慶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襄二十八

遺行景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晏子春秋

皮相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常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韓詩外傳

立廉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淮說山

改節子路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改節則何以稱廉仁哉 家語

折轅布囊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

嘆息 東觀漢記

韙鹽司空宋弘嘗受傭得鹽令諸生衆諸生以賤不韙弘怒悉賤韙不與爭利 上

清白吏楊震字伯起弘農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何謂無知上范書天知神知子知我知

委珠鍾離意爲尚書交阯太守張恢居官貪亂賍踰千金珠璣玩寶乃有石數收賍簿入司農詔悉以珠賜諸尚書皆拜受意獨委珠璣於地不拜受明帝問委珠何也對曰愚聞孔子忍渴不飲盜泉之水曾子還車不入勝母之閭惡其名也今陛下以賍珠賜忠臣以故臣不拜受耳 別傳

名蘭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船沒幾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遣不忍行也遂不受 東觀記

潔誠黃向字文章爲性廉潔常步行於路中得金璣一囊可值二百餘萬募求得其主還之 謝承後漢書

清高范丹字史雲外黃人西入關學爲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以自給辟公府步行無被囊自隨常使

兜積麥得五斛鄉人遺之一斛屬兜日莫令尊君知兜
歸不敢不道丹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不敢丹弟
子愷見丹藩不完載柴將藩之時丹適行還怒勅子拔
柴載還之閭里歌之曰飢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蕪自以性急每爲吏常佩韋袁山松後書丹姊病往看之
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
之丹不得已受之閭里中芻蕘僮僕更相怒曰言汝清
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萊子丹聞之曰吾之微志
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謝承後書亙見姊妹
投錢水中潁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於水中風俗通安
陵清者有頃中山飲馬渭水曰與三錢以償之三輔決錄

死乃知清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闔舉一乘車萬一
疋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陳留者舊傳
售奴徐偉奴善叛知識欲爲偉售之偉曰不得奴往嘗
復逃亡豈可虛受其價廉平義正若此長沙者舊傳
不食人食程堅字謀甫南陽武陰人仁孝清潔居貧無
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
相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典略
世清胡質爲則州刺史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
已魏志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清白歷位宰牧武帝賜見嘆
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
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臣不如遠矣 晉陽秋

懸絲 高令袁毅爲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盧舉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與衆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拔驗衆官吏至濤于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初 竹林七賢論

懸無垠 范宣字子宣年八歲潔行廉約韓豫章伯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韓與後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幀邪范笑而受之 世說

冰玉 中宗令曰太常賀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孤曾造其廬屋室服物周身而已賜床褥錢二十萬 徐廣晉記

神知范隆爲太尉常有所薦得美官者於閤中以金遺隆隆數而責之言其人曰不知也謹不敢漏泄父母兄弟隆曰神已知矣其可取耶遂絕之 崔鴻前趙録

故架酰酒王敦籍周顗家笥篋中有故絮故酰酒五甕来數斛在位者服其清 鄧粲晉記

還餉翟湯字道淵尋陽人篤行疏食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遍家遣船餉之勑吏翟公廉讓卿致書記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惠而反煩之益愧嘆焉 晉中興書

作賈客 孔顗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粗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顗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居其陋者宋世言

清約稱此二人顒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東還顒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覩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乏燒之燒盡乃去宋書

正路顏延之廷諧曰清者人之正路

罷郡無宅裴昭明宋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時爲始安內史及還甚貧罄世祖曰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

古人中誰可比之南史

還金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中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四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貢新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爲益州刺史乃以彬爲府録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愼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上

牙管爲費范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

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貫遂不改易在晉陵爲作牙管一雙猶以爲費（梁書）

清郎清卿 袁聿脩字叔德在官廉愼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爲清郎太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謹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卽今日復作清卿矣（北齊書）

畢代一時 辛術字懷哲文宣天保時雖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云漢鍾離意云孔子忍渴于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上）

飲水 彭城王攸自滄州召還父老相率具饌曰殿下難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疎薄攸爲食一口（北史）

淵氷玉衡 裴俠清愼奉公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丞相府佐笑之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俱泰清若如此竟欲何爲俠云清者蒞政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藥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辱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後周二十七）

吳會英才 裴文舉字道裕爲益州總管蜀土沃饒商賈

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安身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齊公宇文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

少周書

失行 寇儁字祖儁性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嘗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疋儁于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誤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上

清徹底 宋世良爲河清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北史十四

酌水 趙軌隋文時爲齊州別駕時年飢鄰有桑椹落其第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也非機杼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爲戒後詔入朝父老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益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壹盃水奉餞軌受飲之上五十八

清水明鏡 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與謙疇舊餉鏡一面謙集寮吏遍視之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吾効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益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至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唐書

辭紙埋金 杜暹舉明經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惟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察別者見而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遷監察御史往磧西按事蕃人賫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磧追之不及而止 上

贈簾 尚書左丞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宴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微乃令潛度廣狹以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史補

清白自將 陸長源爲汝州太守簡易無威而清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乘乃嘆曰五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 本傳

使不受 馬侃爲侍讀李抱眞卒侃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侃上表固柜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侃

遺金還子 杜佑大曆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十年爲淮節度使子其來投佑取其黃金還緘封如故 傳載

酌泉投香 蕭倣清譽儉德時所推伏嘗統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 唐書 倣字思道性公廉爲嶺南節度使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厨取之倣知而命還促買於市南海地多穀紙倣勑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子廙白曰家書

缺者請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賚當須
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慧玅之嫌得爲深誠儆
曰吾不之思也舊唐

(非愼四知)李尚隱遷廣州都督仍充五府經畧使及去
任有懷金以贈之者尚隱固辭之曰吾自性分不可改
易非爲愼四知也竟不受之上

(綠輿青衣)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
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近直千緡使者
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
人皆青衣繼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
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幽閑
鼓吹

(知倍古人)閩賈郁常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其
家新果人衆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
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
是倍于古人也客慙而退九國
志

名教宗主)趙光逢五代時爲平章事時女眞寄黃金一
函於其室值亂離餘二十年無所歸命河南尹張全義
奏分諸宮觀其清介如此咸以光逢爲名教宗主五代史

仁人之行)幽州從事温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馮道
幼相善經兵亂有賣漆燈檠於市者璉以爲鐵也遂數
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
之靡不欣喜惟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

賣主而還之主亦不受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別賣四五萬將其半謝之璉終不納遂施僧寺用鎔佛像冀祝璉之壽也時共推其有仁人之行劉氏耳目記

古人之風仲延預爲蜀嘉王教授諸子雖逼墳典常厄飢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延預方獨坐太息以筋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筋還求見王王意其有別所求也勉强見之延預乃出金筋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眞有古人之風乃厚贈之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

慎

玉谿編事 鷹授崇州録事參軍

遲緩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

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愼乎隱微祐善而居子劉

恭

魯有恭士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機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噢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

十常恐谷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說苑

夢言 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曰玉之卮而無宮右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韓子

兄弟謹慎 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漢書

衣尺寸 霍光字子孟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上

目不旁視 金日磾字翁叔自在左右目不旁視者數十年賜出官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

溫室洞 孔光字子夏周密謹慎未嘗有過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上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劉省中之樹訪猶不

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張九齡傳）

慎 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愼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復問吾吾對曰清愼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愼乃爲太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愼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愼也然天下之至愼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愼乎（季康家誡）

世說 司馬昭稱阮籍云

勤

墨子 無利突孔于無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于世王者非以貪祿慕位也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淮南修務）

明帝詔書 明帝行部署不用輦甲夜讀眾書乙夜盡乃寐方五鼓起率常如此（東觀漢記）

朱穆力理 杜預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自敘

星行 夏統字仲御永興人與母兄弟居恒星行夜歸採柏求食母老病不綜家事仲御四鼓起洒掃庭內鑽火炊爨之後徑便入野（別傳）

晉陶侃少長勤劾自强不息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晉書

投籤宣帝明察儉約日昃劬勞一夜內刺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勑送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鏘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也陳紀

性無倦杜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與賓佐談論人憚其辨而伏其博唐書

警拟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熟則欹由是得悟名曰警枕及鎮撫二國至于末年朝夕列侍女戒之曰外有報事當應聲以爲警自是聞報即時而遣吳越備史

儉

卑庭菲食大禹闢百品之羞而菲庖厨殷湯寐寢黃屋駕而乘露輿風俗通

高堂周明堂茅茨蒿柱玉堦三等以示節儉呂覽文王疾召太子發曰吾梧柱茅茨蓋爲民愛費也周書

金德夏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桓二

共德 春秋其楯衛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莊二十四）

魚飧 晉靈公無道以熊蹯不熟殺膳宰趙看曰嘻趨而入公望見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户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城仁人也吾入于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入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割頸而死（公羊宣六）

擇不取費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廟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哀元）

儉節 第五倫性儉節雖爲二千石長衣布躬莝養馬自炊爨飲食受俸祿常取赤米（東觀漢記）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後漢）

疏食瓦器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爲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服布被疏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雖帳什物上

妻曳紫 王良爲大司徒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

被瓦器時司徒使鮑恢以事到東海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也故來授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東觀漢記）

補袍 靈帝時欲用羊續爲三司而中官求其賄續出補袍以示使者（古今善言）

蒜果一笥 前隊大夫有范仲翁塩豉蒜果共一笥言其麄儉也（三輔決録）

不然官新 陳脩字奉先遷爲豫章太守性情潔恭儉十日一炊不然官新（會稽典録）

財足自容 是儀字子羽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産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孫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不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嘆息（吳志）

課屋過制 王廙爲母立屋過制中宗流涕諫之帝所幸鄭夫人袍無文紡其恭儉率下如此（晉中興書）

不執珠玉 崔洪字伯良博陵人少以清厲顯名口不言貨財于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嘗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趣之義故耳然實乖其當性故爲詭說（三林晉書）

裹蒸自噉 太官進食有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

片破之餘充晚食齊書

竹筯 齊明帝嘗飲食捉竹筯謂衞尉應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筯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惡往語流言象筯豢腴告哲垂誡今廑情冲素清風反古太平之跡唯竹筯而已談

十七種 庾杲之字景行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爲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菹藷蓴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爲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南史

連 李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悋惡衣麤食亦常無肉止有韮茹韮菹崇客

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即以爲譏焉洛陽伽藍記

北晏嬰 魏司空長孫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之後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北史

等農 文景字永昌敏學博通知名海內景入參近侍出爲侯牧屋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暐伯作序行於世伽藍記

槃陳 柳虯字仲蟠脫畧人間不事小節弊衣疎食未嘗

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周靳

素業　虞世南隋時兄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舊唐

席敬風雨　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曾卧病宋璟盧從愿嘗相與訪焉懷慎卧于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菉豆兩甌菜數菹而已既沒家無留儲性蒼頭自以給喪事明皇雜録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情儉而潔廉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爲相今納貨山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以夫人之言啓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爲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竝哉言訖復絶獨異志

肅宗　肅宗爲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姐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手以餅絜之上熟視不懌肅宗舉餅啖之上甚悦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林氏史

燔炙去毛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朝僚以故相望重皆淩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

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
逡巡舁臺盤出醬醋亦極香雜艮久就餐每人前下粟
米飯一椀蒸胡盧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強進而罷（盧氏雜說）

識鑒

暗夜燭燎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
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
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
彊有代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
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
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
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其
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呂覽論）

將祭亡牲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
氏比及三年不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聞曰昔公索氏
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
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
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
吾以此知其將亡也（說苑）

伐樹隰期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場
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
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

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翰林說

伴亡奔衛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說苑

過秦軍中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于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穰侯車騎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去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雎後代穰侯爲丞相 史記

解衣制船 陳平事項王懼誅身間行杖劒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廼止平遂至脩武降 前漢

父子去職 陳咸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

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惡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婦鄉里閉門不出上

勸行不仕 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志也今後宮千數豈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後漢

召而不應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游於洛陽名震京師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下應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上

自同傭人 申屠蟠字子龍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蟠確然免於疑論上

避地 許劭汝南平輿人初爲郡功曹後司空楊彪辟舉

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侍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楊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上始兵衛茲陳留人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曹操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且言兵之興者自公始矣先賢行狀

一方之主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世說

俊士夏侯霸奔蜀蜀朝門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上

侏儒一節樊伷誘諸夷叛潘濬請以五千兵擒伷孫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卽遣濬往果討平之吳志

才多識寡孫登字公和嵇康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蕭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

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文士傳

辭疾 嵇忠字子節裴頠爲僕射數言之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弃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嘗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問而窺沃焦哉晉書

蓴鱸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爲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亂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問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薇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子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著首立賦俄而冏敗人能謂之知機上

能抗同異 王敦既亡王應欲投世儒爲江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荆州含語應曰敦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廼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與愍懷荆州守文

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當來客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世說）

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者酈寄賣友見譏況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注秦孝公使商鞅代魏鞅欺公子卬而虜之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鞅之行亡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也）

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也去秦將入魏趙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衞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衞吏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公孫謁

與陰君之事而反告曰百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呂無義）四事與酈寄事同因附此

兒寬難制 庾翼臨終自表以子園客（愛之）爲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世說）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爲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文章志）

蒲博必得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籍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噲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世說）

戒見未晚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賛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墩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未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還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竝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揣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南史）

難製衣裾 徐勉字脩仁時琅邪王融一時才雋特相慕

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上）

不愛熟官 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屈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熟官但思之爛熟耳（北齊）

不治産業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子也以父素與高祖不睦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或勸之治産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若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

也後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隋書

知廢 房喬字玄齡幼聰敏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誅惑黜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舊唐

尚主深憂 薛克構爲戶部郎中族子紹陽城公主子也尚太平公主紹之將婚也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由來故事若以恭順行之亦何懼也然室有傲婦善士所惡故鄙諺曰娶婦得公主平地買官府遠則平陽蓋主妖孽致敗近則新城晉安爲時所誡吾聞新城以病而卒夫子受其戮辱晉安之醜迹上聞有勑惟案其事汴州司法李思禎右司禦獨狐元康等以穢汚之狀同時配流決杖者十有一人惟薄彰露有如此者非夫天資淑德以配君子欲求無患者難矣哉顗雖大懼而竟不敢言冊府

兄能美士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翫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翫寶帶重器羅

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日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録其甎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鐫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郤徵碑文以刋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甎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如刑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笑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明皇雜録

突厥平温彦博請遷於朔方以實虚危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魏徵以爲夷不亂華非久常之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反叛其地復空語林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大理蔣欽緒卽其妹婿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納蔣退而歎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可哀也哉至忠既至拜中書令歲餘敗上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陽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嘗於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彦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果然因祿山之

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向火言附炎也天寶遺事

厭亂 高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對郡山頂有開元寺黃昏僧衆禮佛其聲喧達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逐召將吏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執兵號大髡據此寺爲寨凌脅州將果叶其言語林得於資中處士王迢

還山 許寂少有山水之好久棲西明山不甘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殿內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簫篥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遙聲不在政矣寂問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昭百官懼或失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州府

避入相 韓熙載字叔言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遷中書舍人周大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姦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周人果以籍口兵入淮南熙載性忽細謹老而益甚畜妓四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閧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汚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南唐

品藻

國聽 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

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强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呂覽

持守 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漳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者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嚴尤三將叙

智人 楊子曰莊周何人哉袁子曰太而不儉重而畏禍智人也袁子正書

高光魏武 晉簡文云漢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體賢達之風高祖則倜儻疎達魏武則猜忌狹忿簡文談疏漢高祖度濶而網疎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帝紀亂以尚猛天下脩法而貴理傳子

漢興未有 王公子問楊子雲何人曰才知開通能入聖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人桓譚新論

角立傑出 桓帝問陳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閎竺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

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上

宗爲覆蓋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淵停九州之士悉憺憺宗仰以爲覆蓋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唯爲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 世說互見德譽

共論功德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其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驅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上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姚信緯

多情 衞玆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玆以烈節雋名 林宗別傳

借面監國 禰衡建安初來游許下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後傳

驕矜 陳矯字季弼詣許還廣陵告太守陳登曰聞遠近

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齊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録哉魏志

【注】魚豢曰尋省魯連鄒陽之徒誠彼時文辨之儁也今王粲繁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文旨亦若昔人何以不其見用韋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又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磨也然君子不責備子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共爲光澤亦壯觀也典略

【名士傳減】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煜徵子泰四世於漢魏晉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故時反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博物志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色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世說李載山燕代豪士常呼鷹攜妓以獵不肯仕生子栖筠爲御史大夫磊落可觀而氣不及其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多智而柔懦公慙卿卿慙長蓋近之矣國史補

【九州被】邊讓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操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後漢

【湖海士】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

並在荆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氾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傑不除備問氾君言豪寧有事邪氾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魏志）

反 王肅字子雍亮直多聞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上下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世說李嶠有三戾性好

榮遷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搖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僉載）

吳舊姓 有問秀才（蔡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來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瓊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縉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脩道德爲

廣宅 世誤

問人問官 王澄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太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耶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晉書

人雋 羊曼字祖延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黠伯凡入人兗州入伯蓋擬古之八雋也 上

四凶 羊耽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百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耽以狠戾爲瓚伯蓋擬古之四凶 上

惠古 習鑿齒與桓祕書曰吾來達襄陽觸目悲感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眺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排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 上

丘壑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

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世說

方外廟廊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上

此還皆百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生氣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猸貉噉盡注言人皆如曹李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心無所讓 撫軍問孫與公劉眞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潤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濶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上 撫君簡文帝也

宴有有得 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颷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庶無遺漏矣晉書

一代儒人 始與以禿髮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豐傉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畧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儒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載記

一代英雄 王謐字稚遠劭子也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晉王導傳劭道子也

風流酒 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皆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靈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堯舜齊烈臣豈敢仰名語至中夜賜浩縹縲酒十斛水精戎盧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味魏書

常慕汲崔 劉湛字弘仁南陽平陽人少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儒二子曰琰字季湛後爲丹陽尹光祿大夫南史

將來津梁 封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深爲郭祚

所知作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一詣綽顧不見軌乃還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魏書

比蹤昔人 王錞初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錞曰陸原平機東南之秀王文度坦之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梁書

古賢莫比 陶弘景字通明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後辭祿止干勾容之句曲山梁天監四年而居積金東澗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

讀太玄 司馬膺之字仲慶好讀太玄經主楊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楊子雲周旋北齊

人之師表 裴寬字長寬親歿撫諸弟以篤孝聞滎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獨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周書

待賢未足 祖孝徵爲侍中初李德林器量深沉時人未能測惟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孝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彥深山爲衮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問德林云是彥深

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隋書楊師道爲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內事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餘風舊唐）

經言爲患　鄴城內學人陸撥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遥望擬爲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後嵗當來觀耳其所親曰爾無輕言爲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李德林天命論）

英帝人　高祖鎮太原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身結託又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舊唐）

亂世雄傑　楊玄感戰敗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授有同鄉魏先生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甘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起遂絕

魏生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卽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計謀

船沒不死 封倫字德奚在隋見重於楊素乃以從妹（定命錄作姪女）而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倫爲土木監宮成文帝大怒曰楊素碑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倫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累召素良久及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公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甚厚素退問倫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初見而怒然推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旣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勳公位畧不少下唯激賞倫撫其床曰封郎后時必據吾此座（唐新語）後討遼東封公船沒皆衆謂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勉力持之育前爲板所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射（定命錄）

選將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爲知言（錄）

恐變風雅 貞觀十九年考貢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咸有詞華對曰體性

輕薄文絕浮艷必不成今器臣不上扳者恐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如其言也 上

相不善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嘗獵命敬業入林趣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酉陽

高宗時蠻羣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舡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爲賊唯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辨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 國史異纂

狂嶠之徒 狄仁傑粗覽經史薄閑文筆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剪云搖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途錢癖和嶠之徒與僉載

識大行伯 李白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爲脫其刑責而奬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 樂史序

二賢 李華字遐叔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

賢論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
諸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及於夫子之門則
達者其流也元據師保之席瞻刑容而見其仁劉被卿
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忝乎元精
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剛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
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取其中節之舉可以
爲師矣茂挺父爲苗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挾
成之茂挺初登科自落至苗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
涕下卽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吾
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太尉房琯每
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
心盡矣司業蘇源明每謂當時士名曰使僕不幸生而
哀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劉在京下賞寢疹房公時臨
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柄卿若不起無復有
神道尚書劉宴每有勝理必詣與談數日忘返退而嘆
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嘆
曰今黃叔度也不幸元罷魯山終于陸渾劉避地逝于
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
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唐書英華

風流士 賀知章陸象先族姑子也陸與知章特相友善
嘗謂人曰賀兄言論情態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
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郄生矣舊唐
天中記　卷二十七　四十

楊穆　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楊氏弟兄賓客皆同穆氏弟兄賓客皆殊以此優劣穆而多仁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國史補

六籍奴婢　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忽然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大籍何如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世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南部

顧視非常　韓熙載使周及歸元宗慰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陸游南唐

貸狄　狄青爲小校時坐張當斬雍貸之宋史雍傳

豹材　秉火郎岳飛犯法當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續罪飛大敗金人而還上澤傳

貫中已忘記　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南許劭知曹操爲亂世姦惟孔恂及齊王攸識劉淵必亂王衍識石勒將爲天下患潘滔知樹王敦江外爲見賊張九齡識安祿山必亂幽州王叙文知劉闢必亂蜀呂晦知王安石必誤天下陳瓘識蔡京爲國家賊天下之大蟊

智察

知姦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吏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

日其御問曰天子何以知之子産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韓滉在潤州事同酉陽引論衡

神明 黃霸爲陽州刺史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諸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其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前漢

爭子 楨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兩婦數月皆懷娠長婦恚傷因閉匿之產期同至到乳母舍弟婦生男夜因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之而止甚悽愴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風俗通

遺劍 沛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因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乃訟之大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文性強梁壻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與女實寄之耳夫劒者所以決斷限年

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深遠如是乃悉奪還子（漢書）

爭縑 漢時臨淮有一人特一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以縑被覆後一人至求庇陰授與一頭雨霽當別因互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丞相薛宜令斷縑各與一半使騎吏聽之後人濫受因前撮之縑主稱寃宣然後呼責之具服（風俗通）

燒夫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舉遂取猪一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異書）

辨刼 符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刼於路母楊聲唱盜行之爲母逐之既擒刼者刼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同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爾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眞是盜何以誣人（晉載記）

斷養鷄 傅琰字季珪爲山陰令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圍絲夾詣琰琰桂圍絲於杜鞭之客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南史）

鹽薪 李惠轉雍州刺史長於思察時人有負鹽負薪者

同釋重檐怠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籍背之物
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楮知主乎羣下
以爲戲言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
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魏書

擒姦 彭城王浟字子深爲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
背上方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在
滄州曰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浟乃詐爲上符
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
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浟乃令人密往書
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
政化爲當時第一 齊書

羊牛 字仲文字次武然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
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雋曰
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
各驅牛羣去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
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
去上

詐敕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丞其後母
遂私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敕推詰
峻急其後母詐以領中勒項臥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
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
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

王璥引就房內推問不先璥先令一人于案褥中伏聽令一人走報長使喚璥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詩曰必不得承并私窓之語璥至開門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僉載

辨僧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者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昭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夠償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髡人乃具實以聞

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稽年以來空放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以某孤立不雜洽輩流欲乘此擠排之流涕不勝其寃公乃憫而測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甎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咸遣坐甎子下簾子畢指揮閉門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摸前後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証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桂苑叢談

斷案 許宗裔典劒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認識暴客待曉告巡其賊不禁拷捶遂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慮縲囚與被刼主遞有詞說宗裔促命兩家繰絲車又各齎

紬紈卷時胎心復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紬線見杏核與囚款同仍以絲釣安車量其輕重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因罪妄認者與巡捕吏北夢瑣言

擗踊踴踊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鬬者甲强乙弱冬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揑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擗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歐傷者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歐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勇敢

踴勇踴也遇敵踴躍欲擊之也釋名

不足爲强 桀之力別觧伸鈎索鐵揉欽金推移大麾撝水殺黿鼉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因之鳴條於閒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淮南主術注大麾歛之大旗見御覽歛讀作協

輕捷 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史記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也帝王世紀

凌轢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干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晏子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晏子

君子之勇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非五等

夫負長劍赴揍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劫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疋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五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胡非子）

投盖 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門（莊三十二）走而自投接其屋之角反覆門上

賈勇 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鞌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成二）周武帝勞宇文慶曰卿餘勇可以賈人也（隋書）

懸門 晉伐偪陽懸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扳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襄十）紇孔文父

先鳴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二子者譬於

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襄二十二）

萬人莫當　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閭閻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閭接矢不可中（吳越）

拘關　孔子之勁舉（淮道應作拘引也）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呂愼大）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淮主術）

四勇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莊子）

勇而能怯　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昔者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百里勾踐脅於會稽而身宦之三年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顱爲魄其卒桓公臣魯君勾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爲戮此謂勇而能怯也者口子

尚力　襄楷上書云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後漢傳）烏獲任鄙之力

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史記）

鐵甲鐵杖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鴈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呂貴卒）

夏育　王子淵洞簫賦云桀跖讋博僄以頓雜注云讋夏育也博申博也陸機夏育贊云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雒奮椎（選蔡澤曰）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于庸夫（史記）夏育衛人力舉十鈞

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似誤

孟賁　孟賁齊人生拔牛角（帝王世紀）人謂孟賁曰人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貴乎勇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也（呂覽）勇士一呼三軍皆辟易士之誠也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至其死矣而身斷絕夫不用仁而用武當時雖快身必無後是以也子勤勤行仁（新唐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揖彪）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大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呂覽）

成荊　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呂論威）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淮齊俗）

烏獲 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臏而死史記見藝文御覽武王今本無龍文字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孟賁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絕世孟賁豈卽孟說之誤耶

神勇 田光曰竊觀太平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面色不變燕丹子秦舞陽者燕國人也年十二以勇氣聞人犯必殺之莫有敢忤視劉昭幼童傳

相啖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觸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姑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革更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呂當務

不辱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袧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劒室從而叱之睡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上離俗

扛鼎 項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紀韓信云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信傳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

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紀信傳意烏猝嗟

洞口 祭遵爲征虜將軍南擊私農厭新柏華蠻賊合戰中弩矢入口洞出舉裘掩口血流裘中衆見遵傷却退遵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東觀漢記

勇可習 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棓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徙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稚親聞語子緒曰勇可習也九州春秋

蛟 荆州上明江浦常有蛟谷汲者每不脫歲升之時陳郡鄧遐字應遠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便舉拳卽曳着岸欲砍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寧勿殺之今可呪食勿復易害遐呪而放焉自茲迄今絶無此患異苑

畏聲盜牖 兗州刺史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林一呼而盜俱隕殷浩委以軍鋒焉普傳

逸材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沖典選征官大眼求焉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爲尚書出一枝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嘆沖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爲軍主談數所經戰皆武冠六軍大眼妻

潘氏善射詣軍省大眼至政戰遊獵之際潘氏亦戎裝齊鑣並轡乃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淮泗之間童兒啼者恐之

執石人拍擊 羊侃字祖忻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踢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大通三年至建鄴初仕魏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没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劒 南史五十三

指碎羊骨 魏孝文帝宏少善射有膂力平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髀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 北史紀

挾石獅踰牆 東魏孝靜帝善見好文美容儀能挾石獅子以踰墻射無不中 北史上

神力 神武起兵范陽盧曹以勇力稱爲爾朱據薊曹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嘗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敕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讚聞叫聲則勝 北史十九

截腸 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內之不盡截去復入戰獲兵遂敗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 蜀異

樂破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北史

投井擢出 權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上

言聞百步 魚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上

肉飛仙 沈光字總持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口銜拍竿而上直上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後應徵從煬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于地適遇竿有垂絚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意與語大悅恒致左右及江都之難光與麥孟才錢傑陰圖宇文化及爲帝復讎事洩倉卒奮擊賊皆披靡司馬德戡遣騎持弩翼而射之光身無甲冑遂爲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鬬而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隋書

拳捷 崔弘度膂力絕人義貌魁岸常與宇文護子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歎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上書

壁龍 柴紹弟某有材力輕橋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捻掾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龍 僉載

撮碓書聲 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圈以闌之令文問知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頓之應乎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柱下壓之重設乃爲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有文次之慫善書次之悌有勇之悌後左降朱鳶會賊破驩州以之悌爲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僚賊動卽死賊七百人一時俱挫大破之 上

曳車 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堦上臨楮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拽之鞋底中斷博通腳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拽車轍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上博通膂力絶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未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客同飲會暝獨持兩床降

階就月于庭酒姐之類畧無傾瀉矣（御史台記）

賞等身金 郝玭鎖臨涇鎖勇敢無敵聲振虜庭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刳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普賛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玭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玭名以怖之（舊唐）

鄭投石獅 續溪縣大徽村西北五里有汪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祿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擬此而擲之衆不信之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駭異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而薦大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又置一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累有賞賜雖扳山曳牛之力不能過也（翁州圖經）

觀棋記名 棋客楊河者身形魁儒咸通中游江表寺中着棋僧曰聞隨軍有膂力能角抵願凭欄以觀之河只脫寬衣以脚蹴起庭中搥帛石再蹴手接擲高復接如擊鞠焉（角力記）河一作汀

指畫石痕 咸通中京兆左軍有張季弘勇而多力嘗經勝業坊遇泥濘深溢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弘怒之因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有媪謂其子曰惡人歸矣既

而愁嘆感有所懼弘問媪媪以新婦悖逆勇壯無敵對弘笑曰當爲除之日暮婦人荷薪而歸後園有磐石弘坐其上召而數之婦人謂弘曰只如某月日如某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弘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弘流汗神駭俱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回問之新婦已他適矣劇談錄

援臣樹 姚結耳者爲南唐相僕都知膂力過人後出家于廬山開元寺尋爲禪者觸犯勇力奮作擬歐其僧自念摧挫而止猶對請普僧前將巨樹扳其根擘其交幹褫其皮如是數珠而止其僧逃匿上

武一谷 武行德初以採薪爲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五代史補漢祖因出獵行德方入城鬻薪見其魁岸所負之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壯其力留帳下後至節帥談苑

操刺 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劉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弃之上世俗謂勇猛爲操刺

弄石毬 盧郢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徐鉉娶郢妹鉉嘗受後主旨撰文數日不能就因語郢郢曰願試爲之因弄百鈞石毬以較力少頃引酒一巵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爲且試詰之郢曰既就矣命筆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郢交進後主謂鉉曰語勢酉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郢由是知名南唐

金剛對舉 王愚子者楊州人少小時嘗夢與金剛對舉物似木薪如是兩轉因覺有力遂好相撲忽有偶對僞吳楊氏武義中卒 角力記

三勇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 荀悦性惡

四勇 有狗豵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悴悴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豵之勇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悴悴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上榮 辱

勇悍林旣曰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

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說苑

兵三勇 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形者勇賞信於民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必死之民索隱正倫

力聞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正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蚕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蚕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列仲尼

援稍 長沙威王晃少有武力爲太祖所愛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援之應手便去太祖常曰此我家任城也南齊

送弓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齊置義陽招誘邊誘邊人康生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牕扉開卽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梁武聞其能引強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送之康生

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絶倫弓而表送置之武庫（魏書）

挾槍 什知巖姓華氏弱冠雄武過人大業末爲武賁中郎將從張鎮州徃征王世充其大將馬俱全以搶剡地呼衆援之巖跨馬以腋挾槍而去次巖以搶剡地彼搖再三不動乃下馬交刃遂生擒之（續高僧傳）

好尚

嗜菖 文王嗜菖蒲葅孔子聞而服之縮頻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呂遇合）

逐臭 人有犬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若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

嗜痂癖 宋明帝嗜蜜漬蜣蜋每啖數升（僉載）

嗜痂 劉邕穆之之孫也性嗜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去靈休與何勘書曰劉邕向顧見啜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好潔 庾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床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上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

此見譏南史

易柱 王思微性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白紙與手指在宅有犬汗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便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金樓上

服精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思郎中任正亦有此病俗載

刻石 顏太師貞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傳載

好食臭虫 劒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虫時人謂之蟠虫每散衙令人採食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洩其氣盡以蘇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云其味實佳

嗜人瓜 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權長孺犯事流貶後將指闕求官臨行郡公飲餞于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瓜癖乃於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瓜或洗濯未精以紙裹俟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千金之惠誕流於吻連撮啜合坐驚異上

聚書 杜兼嗜聚書萬卷每卷後必自題云清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隆之鬻之爲不孝傳載

要錢 李衛公德裕喜見未聞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餛頭以爲珍美杜鄠公悰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中安

潛好看門牛 北齊書

好鬼神 宋明帝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卽加戮改駒馬字爲馬邊瓜以駒字似禍故也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移床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爲祝策如大祭饗 南史

惡見婦人 後梁宣帝誉不狥小節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遥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 周書

天中記二十七卷終